

“城市笔记” 征稿启事

济南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正经历日新月异变化的现代都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每天都在感受着它富有新意的脉动。

无论您是这座城市的过客、打工一族,还是学生、职员,欢迎带上敏感的心、敏锐的眼睛、灵动的耳朵以及吃货的胃,去发现、倾听、融入和感悟当下活力四射的城市生活。讲述您独到眼光所观察到的这座城市的不同律动以及行走于都市中的林林总总,记录下依附于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集体记忆。

征文要求:

1.我们期待写实的故事化文本,有趣、有料、有情怀,如能见他人所未见,“城市笔记”将为您敞开门。

2.1000字上下最佳。

投稿邮箱:

qlwbhbz@163.com

【城市笔记】

闲话东图

□黄天骏

岳云鹏在相声《杂学唱》中曾经使过这么一个包袱:他把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戏称为“单图”。要叫我说,明显“西图”更合情合理,也更顺口一些。济南没有“西图”,曾经有过东图,不过两年前它已成为这座城市的过去式了。

东图书店大概是因为租用东图大厦而得名的。那时的东图,好不风光,地处大观园商圈,穿梭于经四路、大纬二路的人流熙熙攘攘。东图作为济南市新华书店的两个大店面之一,成为了济南中西都市民首选的购书场所。

东图陪我走过了高中时光。东图离我的高中很近,所以我有时会利用午休时间到胜利大街小吃街(最近刚刚被拆除)点一块一碗的拉面,待填饱肚子后,穿过纬一路到东图,再享受精神盛宴。

除此之外,有两个现象也是值得一说的。第一是音像制品和期刊。这两类出版物在当时能占到东图营业面积的1/4。那时年轻人还用随身听,家家用CD看电影。东图的音像制品销售很火爆,甚至还摆了电视和CD机供展示之用。可如今,别说是随身听,就连mp3、mp4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CD,优酷、土豆、爱奇艺等网站加上一众“盒子”直接宣判了它的死刑。而期刊呢,反正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再买了,因为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曾经摆满一整列书架的《读者》《意林》《青年文摘》不久也会成为稀罕物件了吧。第二,是从“买不起”到“就不买”。彼时以东图为代表的国有新华书店,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你爱买不买,我就不打折。于是,一部分市民选择到不远处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去买七折、八折的书。一方是以东图、泉城路为代表的国营书店,一方是个体书店组成的英雄山书市,一北一南,一公一私,竞争可谓激烈。如今来到互联网时代,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甭管你姓公姓私,规模大小是小,实体书店的日子都不好过。如同年轻人买衣服先去实体店试好尺寸再去电商买一样,很多人买书也是如此。于是,曾经高高在上的国有书店开始了变革。你不是“互联网+”嘛,那我就“书店+”:你不是大谈用户体验嘛,那我就提高服务质量,加强营销、互动。

于是乎,东图大厦这座小庙容纳不下新华书店的雄心壮志,东图把省城文化地标这一殊荣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山东书城。

东图走了,旁边那座人行天桥也早已不见了踪影,大观园商圈逐渐冷清,被万达广场抢去了风头。

这一切让人唏嘘不已,与实体书店和纸质书会不会消亡一样,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但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对阅读的需求,毕竟人都是要读书看报,不断学习的嘛。

【厂子记忆】

□郭瑞三

旧纸一页记辉煌

历史的长河,逝之不复,我常引此为憾事;而一本旧书,几页稿纸把那条大漠长河的故事记录在案,助我们回望历史,领略曾经的辉煌。

首先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史书,翻翻机器制造的老企业济南第一机床厂(以下简称一厂)的家底。据1934年出版的张绍堂《济南大观》载:一厂的原厂址是一处“游艺园”,位于经七纬五路,1925年建,占地约五十亩,1933年改为“进德会”游艺场。“场内布置略仿津、沪游艺园,有青松绿槐,四季花开,曲折夹道,清爽宜人。”在此处消遣娱乐、集会晚宴、游艺运动以及购古董,无所不备。日据、国民党时期,该游艺场先后改为“昭和园工厂”、“山东工厂”、“山东省政府机器工厂”,产品以军工为主,兼产民用机械。到济南解放、军管组进厂接管时,员工仅有333人,简陋设备63台;厂区内还残留着甬道、高树、圆亭等不少当年游艺场的痕迹;厂办公室用的是建于1930年代的裕鲁当铺。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以《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为题发表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厂也于当年8月定名为“济南第一机床厂”。“一五”计划期间,一厂职工的干劲井喷式爆发,生产得到迅猛发展。到1957年,全厂主要设备已达240多台,职工增至两千余人,完成机床1348台,这个产量是1949至1952年四年总量的2.1倍。自此,一厂被俗称为全国机械行业的“十八罗汉”之一。

最令一厂职工感到荣耀的是1958年7月2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一厂生产的车床。通讯《毛主席的嘱托》曾详细追述了这件事。文中写道:“那是在中南海举办的‘全国机床与工具展览

会’上,毛主席微笑着走到这厂生产的C616车床前,和蔼地询问:‘是你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吗?’当毛主席认真听取了随展人员的汇报,看了操作表演后,手握车床的变速手柄,语重心长地说:‘我国的工业要发展上去,希望你们机床厂搞出更多的好产品。能不能在现在的水平上再提高一下它的转速呵……’”毛主席满怀期望的嘱托,加之1958年7月刘少奇委员长和翌年4月朱德副主席对一厂的视察,激励着一厂全体职工更加奋发向前。至1966年,八年的时间里,一厂员工先后试制成功35种新产品,CM6125车床填补了当时小型精密加工设备的空白。

改革开放的春风令老树又着新花。一厂开始实施进军国际市场方略,1979年8月与日本山崎铁工所签订合作生产马扎克、麦德高速精密车床的协议,成为我国机床行业第一个与外商合作生产的企业。同时,一厂积极响应中央要把工厂企业美化成“花园式”工厂的号召,车间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厂房之外则广植花木绿篱,在白马山西厂区兴建足球场、游泳池、俱乐部游艺厅、花室、图书馆等体育文化设施,率先跨入全市“绿化先进单位”和“先进职工之家”行列,1985年荣获“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济南第一机床厂志(1944—1985)》披露,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厂先后试制成功114种新产品,其中66项填补了我国机床制造的空白;总产7万台机床,行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出口创汇大户。

有人纳闷:昔日破败的游艺园、

兵工厂,何以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型企业?老厂崛起的活力在哪儿?自然,这首先是“工业立国”大政方针的确立,再就是职工主人翁精神的支撑。2001年9月25日《济一机通讯》有篇散文《难忘车间一片情》,其中引述的一段青工的话,颇能说明些问题——“学徒时期,我们大都离开父母在厂吃住,过单身生活,缺乏‘孟母三迁’式的关爱,但每个人都懂得怎样把握自己,任社会上的香风臭气劲吹,没有一个晕头转向的。我至今感谢工人师傅们和一块在车间摸爬滚打的师兄弟,是他们的大局观和无私奉献,帮助我在浮躁、功利的现实社会中,保持了精神家园里的一片净土。”

济南工人作家王芳泉,出席过196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他一生没离开过一厂,其传诵一时的佳作《把我的心意带上》《写给师傅的一封信》均以火热的工厂生活为题材。他笔下的主人公为了改革好农具,支援乡村建设,“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支书和师傅的话,始终响在耳旁……我索性起来,点上灯,拿出师傅送给我的《技术百科全书》,默默地看起来。”书中描绘的场景是美的,或许已超出了现实生活,但我相信这掺进的文学情愫,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一厂七千名职工的共同心声,即以科技创新促老厂的发展。

衷心希望我们的老字号企业新的历史时期,再续辉煌!

“厂子记忆”投稿邮箱:
qlwbhbz@163.com



▲毛主席参观济南机床一厂生产的机床。



▶济南机床一厂员工自办灯会,欢度春节。

【味道】

父亲的凉面

□金后子

麦收过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流开始席卷大地,夏天真的到了。在这漫长的夏季里,别管你生活在城里,还是身处乡村,抑或漂泊在旅途中,做饭、吃饭会成为人们的共同负担。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与这炎炎的夏配套的有一种甜食,或者说能让你痛痛快快地满足食欲的食物,这就是——凉面。

说起凉面,就不得不写写我的父亲,因为在我见过所有吃凉面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像父亲那么投入,那么专注,那么勤密的。可以这样说吧,在内心里有着顽石般坚硬的父亲,已走过的八十多年稻草一样卑微的人生历程中,凉面已成为支撑他生命的主要材料,或者说已成为他完整生命体系中的一个重重的戳记。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天气刚刚露出热头,麦子入场,磨好第一袋面的时候,我家的凉面就开吃了,且天天不断。中午、傍晚时分,从田地里归来的父亲,见到盛在大白碗里的凉面时,就像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突然望见了自己的奶娘,会扔下锄和草帽,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加上少许的黄瓜、豆角、咸菜、蒜泥,倒上淡淡的芝麻盐水,加足醋,用筷子上下翻动几下,马上就狼吞虎咽起来。

父亲吃凉面时,是一口气吞下去的,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只是发出一阵阵嗖嗖的响声。其间,整个脸变成了菱形,一双小眼睛上挑着,根本不看碗里的面条还剩多少,待吃到最后,也就是碗里的面条所剩无几,需要清理碗底的时候,他才放慢速度,来仔细品味其中的滋味,是酸,是咸,是清,是淡。

吃凉面的过程中,父亲总是会光着膀子,一双泥脚蹲在椅子上,把那只大白碗高高地端在与眼睛平行的

角度,嘴角沾着点点菜末,无拘无束,甚至有点肆无忌惮,过瘾,痛快。这时,站在一旁的母亲,就会用一双充满爱怜的眼神看着父亲,嘴里嘟囔着:“看你这个样,又没人抢你的碗。”父亲的精力已完全放在吃饭上,是不在乎母亲的眼神和声音的。几碗凉面下肚后,他做过胃切除手术的肚皮上那条长长的疤痕会被撑得锃亮,就像一只吃饱了的静卧的壁虎。这时,父亲会打上几个嗝,把筷子往碗沿上一放,口里念道:“哎,万菜千饭不如一碗凉面呀!”给人的感觉,他不是在看凉面,而是在吃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佳肴。

爽快的凉面,不断梳理着逐渐远去的岁月。随着年龄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可口的凉面背后并非简单之举,那是母亲的艰辛和三个姐姐的付出。

每年的新麦晒干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村南的磨坊磨面,为的是让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尽早吃上凉面。面磨回来,不论早晚,母亲都会迅速找出家里的大瓷盆和面,同时吩咐大姐二姐三姐,切菜的切菜,捣蒜的捣蒜,打醋的打醋,烧火的烧火。和面、擀面的工序,母亲一般是不会轻易托付给姐姐们的,因为面和稀了,面条出锅后容易糗;面和硬了,不易熟,吃起来口感不好。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弯着腰和面、擀面,是母亲夏天的中午和晚上没完没了的事情。擀面的时候,母亲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两只手随着擀面杖的转动由里到外,然后再由外到里,并不时用不沾面粉的手背擦着自己的脸颊,衣服后背上被汗水画出一个圆圆的饼。

面擀好的空当,关键的一环就是兑盐水了,也叫做芝水,是制作凉面技术含量最高的一节。需先把芝麻炒熟,炒时得把握好火候,炒到八九成熟最好,生了香气不出来,糊了芝水就会变

味。随后再用蒜白把炒好的芝麻研碎,放到盛有已兑入少量盐的凉开水中,搅匀,就算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叫过水,就是把煮好的面条,迅速用笊篱捞到刚刚打来的井水里,越凉越好,越快越好,反复两到三次后,煮熟的面条在井水的作用下,变得光滑而硬朗,似一根根剥了皮的柳条,口感极好。一切准备停当后,母亲就会揉搓着她那双粗糙的手,喃喃地说:“好了,等着下地的,上学的回来吃吧。”

吃凉面是奢侈的。同样的一斤面条,吃热面能管饱两个人的肚子,而吃凉面一个都不够。为了把日子过细,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男吃面,女吃饼。就是无特殊事项,让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人吃凉面,她带领三个姐姐喝煮面条的汤水,就着咸菜吃粗粮饼子。在当时的农村男女是不同桌吃饭的。长此以往,在我们的家里,就形成了大桌上吃凉面,小矮桌上吃饼子的格局。每当吃饭时,年幼的三姐总是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往大桌上看,手里的饼子吃得很慢很慢。小的时候,我总认为母亲及三个姐姐是不爱吃凉面的,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后来,日子过好了,可父亲夏天吃凉面的习惯却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年迈体衰的母亲无力再为父亲擀面了,三个姐姐早已远嫁他乡,手擀的面条不得不用街上卖的挂面来代替,芝水也换成了瓶装的麻汁。缺牙的父亲吃凉面的劲头也不如从前那样潇洒了。再后来,母亲永远地走了,父亲要亲手制作凉面了。

客居他乡的我,每当夏天回家,看到老父用颤巍巍的树枝般的手为我制作凉面时,心里都会有几多的酸楚,脑子里也总会浮现出挥之不去的童年印象。